楊栗山對張仲景學術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cholarly thoughts of *ZHANG Zhongjing* by *YANG Lishan*

梁煒琦[1] 姜元安[2] *LEUNG Wai Kei, JIANG Yuanan*

（1.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博士研究生；2.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教授）

[摘要] 楊栗山為清代名醫，著有《傷寒瘟疫條辨》一書，當中繼承張仲景的學術思想，認識傷寒病及應用其三陽三陰病辨證論治體系，又發揮《傷寒論》所載的方藥，靈活運用並擴大臨床使用的範圍。楊氏推崇仲景學說，認為其理論為醫學之圭臬，並通過靈活運用經方與創新方劑，體現了「師古而不泥古」的臨床智慧。本文從楊氏對傷寒病傳變規律、三陽三陰辨證體系、經方運用以及傷寒學派影響的分析，探討其對仲景思想的傳承與發展。研究顯示，楊氏不僅繼承了仲景「見病知源」的辨病思想，更通過整合前人批注與臨床實踐，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體系。

[關鍵詞] 楊栗山；傷寒瘟疫條辨；張仲景；傷寒論

楊栗山，名璇，字玉衡，號栗山。為清代著名醫家，他所著的《傷寒瘟疫條辨》總結了以前醫家對傷寒及溫病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歸納了一些特色思想如「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傷寒得天地之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雜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傷寒治法急以發表為第一義，溫病治法急以逐穢為第一義」、「傷寒不見裏證，一發汗而外邪即解，溫病雖有表證，一發汗而內邪愈熾」等區別傷寒與溫病的方法和治法。書中又提出了治療傷寒溫病的方劑，除了總結以前醫家的方劑外，更化裁了治溫十五方。此對後世醫家影響深遠，如趙紹琴[1]、薛伯壽[2]、蒲輔周[3]等人都崇尚他的著作。

楊氏十分推崇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稱之為「醫家鼻祖」[4]14，認為「讀仲景書，一字一句都是精義，後人之千方萬論，再不能出其範圍」。當中又借《傷寒論·平脈法》發明溫病三焦辨證體系[4]30，論中引用之方劑又多源於《傷寒雜病論》。由此可見，他對張仲景評價甚高，亦受其影響頗深。陸懋修更認為楊氏「其所制一十五方，無不暗暗用傷寒方」，是「特將僵蠶、蟬蛻之不擔重任者，加入芩、連、膏、黃方內，使人人看似楊氏新方，而不知不覺已暗將傷寒方愈人」[5]。但是當代研究多集中於楊氏對溫病體系的創新以及對相關學派的影響，鮮有系統地整理其對傷寒病以及仲景思想的傳承關係。

從楊氏書中可知他對《傷寒雜病論》的繼承和發揮，但現時有關此方面的研究甚少。透過整理楊氏對仲景學說的總結和發展，可有助於對其學術體系更完整的認識，特別是如何在臨床上運用其醫學理論。

1 楊栗山對傷寒病的認識繼承《傷寒論》

風寒邪氣傷人乃成傷寒病，如楊氏所引「《傷寒論》曰：『凡傷寒之為病，多從風寒得之。』」以風寒邪氣多夾雜傷人而成病，所以他又認為：「風屬陽，寒屬陰，然風送寒來，寒隨風入，本為同氣，故寒之淺者即為傷風，風之深者即為傷寒，故曰傷寒從風寒得之。」[4]30風寒本屬同一類邪氣，風與寒本身難以分別，只能按其邪之輕淺，分作傷風和傷寒。

楊氏認為傷寒病的傳變並沒有按著日數循經傳變。如《卷一·傷寒脈證辨》中云：「傷寒自外之內，脈證一定，而傳變無常，但不可拘於日數，泥於次序。」以傷寒病雖可以運用六經辨證論治體系，獲知證候表現發生背後的病機，但是其傳變並不一定是按着「循經」傳變。相反，風寒邪氣的傳變並無經常，雖然可見邪在某經表現出來的脈證，但卻不會按著日子順序傳變。楊氏反對以《素問·熱論》所言的「日傳一經」去揣測病邪的傳變發展。他認為仲景雖然宗《素問·熱論》發展六經辨證論治體系，但《傷寒論》中沒有明文「過經」。他在〈壞病辨〉中所云：「蓋謂初感之邪，至七日及十余日尚未盡衰，則可或汗吐下錯誤，以致邪氣愈熾，則可自當依壞病例治之。豈有厥陰交盡於裏，再出而傳太陽之事哉？」病者所感的風寒邪氣可以至七天以上尚未盡然衰退，

香港中醫藥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M All Rights Reserved

亦可以因為醫者誤治，令到體內的邪氣愈見熾盛，此時當需依循壞病的例子治療，並沒有邪氣傳到厥陰，而復由裡達表，再傳太陽之事。

2　楊栗山對三陽三陰病辨證論治體系的認識

楊栗山書中有不少《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的理論傳承，其中對傷寒病及雜病的辨證思想非常值得研究。楊氏在書中以脈象、證候、病因、發病機理、傳變方式等分辨傷寒病及溫病，他對傷寒病的理解是基於《傷寒論》中三陽三陰病的辨證體系認識，並且參看前人的註述，加上自己的發揮，形成一套嶄新的學術思想。例如楊氏在《傷寒溫疫條辨》卷一詳述自己傷寒脈義的理解，從《辨脈法》及《平脈法》的脈學理論，到陶氏傷寒浮、中、沉診脈，最後根據傷寒及溫病脈證上的不同加以發揮。由此看來，楊氏辨證思想是繼承了仲景《傷寒論》及前人的批注，並且從此發展出自己獨有的思想體系。又例如卷四論述「四逆湯」時，提及「蓋太陽病脈似少陰，少陰脈病似太陽，所以各謂之反，而治之當異也。深究其旨，均是脈沉發熱，以其有頭痛，故為太陽病。」，可見他對傷寒太陽病與少陰病的理解，細辨當中的異同，去理解治法上的差異。而在卷三中，楊氏亦有論及對「百合病」的理解：「百脈一宗，舉身皆病，無復經絡傳次，故曰百合。大抵病後虛勞，臟腑不調所致。」此可知楊氏對百合病的亦是宗《金匱要略》「百脈一宗」的理解。

3　《傷寒溫疫條辨》發揮運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方藥

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所載的方劑組方嚴謹，能體現針對病機的治法，故被後世視為「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6]，尊奉為「經方」。楊氏崇尚經方，認為「仲景誠醫家之善將將者也」[4]198，又善用經方治療不同疾病，並不限於《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的用法，故云：「因知仲景一方可通百病，後人一證，便集百方以眩人，豈不陋哉！」[4]14如書中用黃連湯治療「臟結」[4]157、用白虎湯治溫病[4]158、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治痼瘕[4]196等。單單在《傷寒溫疫條辨》卷四及卷五的「醫方辨」中就已論及超過八十首經方。當中楊氏提倡用方須要隨病加減，按病情靈活運用，師古而不泥於古。他認為：「故用方者，不貴明其所當然，要貴明其所以然。則或增，或損，或奇方，或偶方，或合方，或以內傷方治外感，或以外感方治內傷，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並引用許學士之言：「讀仲景之書，用仲景之法，未嘗執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因此，楊氏據臨床創新了不少經方的用法，如治溫十五方之一的增損大柴胡湯就是根據仲景大柴胡湯而創立[4]161。又例如他在書中記載了炙甘草湯加減治療吐血的醫案[4]52，據病情靈活加減經方。

4　傷寒學派的醫家對楊栗山的影響

傷寒學派的醫家，是指以研究仲景《傷寒論》為主的醫學流派，代表醫家如成無己、喻嘉言、許叔微、張璐等。在《傷寒溫疫條辨》中，楊氏參考各家對《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的批注，形成一套學術體系。透過整理其學術思想的淵源，這有助辨明楊氏對傷寒病相關的學術理論，使整個傳承及創新的關係清晰起來。例如他繼承了張璐《傷寒纘論》的氣分血分闡發，並云：「《纘論》所謂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鐵案不移。」他以自氣分或血分傳入來辨傷寒病及溫病之別[4]30。另一方面，楊氏吸取了喻嘉言《尚論篇》的清邪濁邪說，認為鼻氣通於天，屬陽之霧露之邪從鼻而入，口氣通於地，屬陰之水土之邪從口而入[4]30。楊氏將此說融會貫通，開創以三焦理解溫疫疾病定位和傳變[4]30。而批註《傷寒論》的第一人成無己亦影響了楊氏對傷寒病及經方的理解，如在書中「醫方辨」就採用了《傷寒明理論》的方論理解經方[4]150，又參考了成氏對《傷寒論》的批注議論條文。

5　楊栗山對仲景辨病思想的傳承

在辨病的基礎上辨證論治是仲景《傷寒雜病論》對中醫臨床的一大貢獻，這是《傷寒雜病論·序》中所提出的「見病知源」思想[7]。所謂辨病，就是指掌握疾病的一般特點、發展和變化規律，在臨床上做到四診合參，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

以「辨病為先，辨證為后」，認識病者當前的整體狀態。在認清疾病發展的過程後，再去理解證候的意義，才能不被證候所迷惑，準確地運用相應的方法治療。「先辨病，後辨證」是中醫認識的方法，也就是《傷寒雜病論》以《辨xx病脈證並治》為題所展示的思想。而在楊氏的《傷寒溫疫條辨》中，可以從整本書的編排、對傷寒病及溫病的認識、特定證候的分析等方面看出他對此辨病思想的傳承。書中是先從整體論述傷寒病與溫病的脈證、治法、傳變的不同，然後就個別證候分析其在傷寒病或溫病過程中所代表的意義，以及辨析治法上的異同。由此可見，楊氏是先把握兩病的不同，再細析證候上的差別。除此以外，楊氏認識傷寒病與溫病是透過比較發病的邪氣、發展主線及傳變差別，可以看出這是明確了疾病的本質上的不同去辨別兩病。從楊氏的醫案中亦可見到其對疾病本質的掌握，而非為刻下證候所蒙蔽。如在書中記載醫治其甥一案[4]82，案中病者患溫，初時煩滿囊縮，登高棄衣，渴飲不食，日吐血數十口，用犀角地黃湯加柴、芩、連、梔、元參、荊芥穗灰十劑，間服瀉心、承氣湯七劑，諸證退而飲食進。五日後，卻忽然小便不通，脹痛欲死，此時楊氏思此土實氣閉不舒，以大承氣湯下之而愈。由此案可見，楊氏治病是根據整個病的發展過程，以其病溫，令胃中邪氣盛實，故有小便不通。這就是體現了把握疾病本質的治病方法，而非單據證候施行利小便之法。

6 結語

楊栗山《傷寒瘟疫條辨》作為清代重要醫著，不僅系統總結了傷寒與溫病的辨證論治體系，更在繼承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與《金匱要略》的基礎上，融會前人學說，開創了獨具特色的醫學思想。其對傷寒病與溫病的區分，如「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及三焦辨證體系的提出，均展現了對仲景學說的深刻理解與創新運用。楊氏對經方的靈活化裁，如增損大柴胡湯及治溫十五方的創立，體現了「師古而不泥古」的臨床智慧，豐富了中醫的臨床應用。此外，他對傷寒學派諸家批注的吸收與整合，進一步完善了其學術體系，成為後世醫家的重要參考。

楊氏對傷寒病的傳變規律、三陽三陰辨證體系以及經方運用的深入闡述，無不彰顯其對《傷寒雜病論》「見病知源」思想的繼承。特別是其「先辨病，後辨證」的臨床思路，通過對疾病本質的把握，為中醫臨床提供了系統的診治方法。透過深入挖掘楊氏對仲景學說的傳承關係，系統整理其傷寒病理論與臨床應用，不僅有助於更全面地認識楊氏的學術貢獻，亦能為當代中醫學的發展提供寶貴啟示。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參考文獻

[1] 楊光，薛燕星．薛伯壽運用升降散加減治驗五則[J]．光明中醫，2015，30(06)：1288-1290.

[2] 謝路.趙紹琴教授運用升降散的經驗[J].吉林中醫藥,1985,(01):15-16.

[3] 薛伯壽．從蒲輔周先生治疫經驗談非典的辨治思路[J]．中國社區醫師，2003，(11):16-18.

[4] 楊栗山.傷寒溫疫條辨[M].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5] 陸懋修.陸懋修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89.

[6] 朱丹溪.朱丹溪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48.

[7] 張清苓,姜元安.從抓主證論中醫臨床的辨病與辨證層次[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30(11):733-735.

Abstract： Yang Lishan （楊栗山） was a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in Qing Dynasty, and his book “Shanghan Wenyi Tiao Bian”（傷寒瘟疫條辨）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He inherited Zhang Zhongjing（張仲景）s academic thoughts, understood typhoid diseases and applied his system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ree yang and three yin diseases, and developed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ed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Flexible use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clinical use. It found that Yang Lishan developed his own academic system based on Zhongjing’s thought.

Key words: Yang Lishan, Shanghan Wenyi Tiao Bian, Zhang Zhongjing,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編委：黃約愛審校2025.07.29）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